林珮淳—夏娃克隆肖像

蘇珊娜．斐爾茲．陶德

藝術評論

布宜諾斯艾利斯，阿根廷

要瞭解藝術創作的真意，首先必需翻越每一個人為了保護自己，而對外築立的那一道牆，特別是藝術家在他們周邊所設下的藩籬。語言和文字，也許可以成為溝通的橋樑，有助於觀者了解那些看不到的障礙。藝術創作，就像是幾何形式的三稜鏡般，使觀者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層面和邊界，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依個人的經驗和角度，投射出各種不同的解釋。藝術創作有豐富的語意學，也確實是向大眾介紹藝術家的最佳代言人。

如果我們想大膽地探索“夏娃克隆肖像”這個展覽中，藝術家深層的思維與意義，就必需找到一個進入創作者思維的方式，尋找一扇門，可以打開林珮淳築立在她周邊的那堵無法察覺的牆。這扇門也許可以讓我們了解她的想法、思維、信仰和感情。那扇門也許沒有畫聖吳道子所畫的那麼神奇，只要一拍手就可以讓他穿門消失。林珮淳當然無法如此，也無須從她展出夏娃的肖像及手的展場消失。每一件偉大的藝術品，如那位中國古老傳奇的大師一般，都會留有一個出口，讓觀眾可以藉此從令人產生視覺驚異的高科技3D全像影像逃離，避開這純粹科技的部份，來體會藝術家賦予全像影像系列的生命力，而達到藝術家真實的目的。

要在林珮淳的展覽裡探尋一條路徑，並找到那扇神奇的門是很不容易的，我們必須先找到幾個關鍵字做為鑰匙：第一個字就是似是而非(Paradox)。任何一件藝術創作最可怕的敵人就是老生常談；這一次個展若是將焦點放在那些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新奇科技的話，那就可能是陳腔濫調了。當觀眾驚訝地的發現，他眼前畫框裡的“肖像”（表面彷彿是由水形成的），可以隨著他的轉動，從一邊移動到另一邊，那也是不足為奇。自然。水。在母親子宮裡最原始的液體，可算是最自然的物質，目的是要保護這個即將成形的生命。但是夏娃並不是個被母親呵護的嬰兒；雖然她是上帝所創造的，但她卻是從亞當的一根肋骨誕生出來的。

類似像“夏娃克隆肖像”這樣的展覽，對觀者而言的確是很迂迴難解的。所有的圖像一開始為觀眾提供了鮮活的想像力，但卻將他們丟入一個迷宮中，然後才豁然開朗的揭示藝術的豐華。我們認為這也許就是林珮淳一系列夏娃的肖像和手，所呈現的指向。作者藉由這次的機會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寓言式的語彙，並非沒有前例；她之前很多作品也是很吸引人，且令人感到驚異的。

剛才我已經提過，我們需要幾個關鍵字來引導、進入這個展覽觀念的意涵，以便翻越這道“神奇之牆”，接下來，我們應該注意另外一個詞：我們已經提到似是而非，另一個詞就是夏娃(Eve)，還有肖像(portrait)、手(hand)以及複製( clone)，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。

夏娃

根據林珮淳的敘述，這一系列夏娃的圖像──肖像及手──是依照舊約聖經裡，有關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的傳統記載。舊約提到這兩位由上帝創造出來的生物，可以自由的支配一切，他們兩者都是伊甸園裡的主人，唯一的條件，就是不可以從知識之樹上偷嚐禁果。但是亞當偷吃了禁果，按照舊約的說法，是夏娃引誘他這麼做的；這些夏娃的複製肖像和手，是否指涉了男人不停的偷嚐禁果？這些夏娃試著警告我們，要遠離那些由即將誕生的人造怪物嗎？

夏娃沒有母親，也沒有子宮或可以保護她的羊水，即使是人造的；違反大自然的。

我們可以參與夏娃複製的景象，就好像面對裝有機械裝置的生物賽伯格(Cyborg)，他“巔覆所有傳統的現代二分法，例如人類－機械；精神－肉體；有機的－化學的；公眾的－私有的；自然的－培育的；男人－女人；生－死；現實－表面，以及真實－幻象” 。林珮淳的展覽並不在於呈現一個高科技的技術，而是邀請觀眾，透過這些驚人的圖像，回頭觀想當生物從伊甸園被驅逐以後，不顧一切的發展人工智慧的技術，在未來可能帶給人類什麼可怕的影響。

林珮淳的作品，如“夏娃克隆肖像”與工程及高科技有緊密的連結，同時也以隱約而不顯著的手法，表現了她對性別議題的執著，尤其在她過去的作品裡更可以得到驗證。女性，幾乎在所有文化的歷史上都居於次要的地位，這樣的認知，或許就是激發她選擇了傳奇性的角色夏娃，做為人類的象徵（包括男人和女人）。這位出現在聖經裡的第一位女性，代表了所有女性以及男性。

觀眾也許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從裡面盯著我們看的夏娃，她充滿水質又輕薄的肌理，看起來像是一位西高加索女性──她有雙圓眼、皮膚又白晰。難道藝術家是暗示西方文化終於揭露了對所有女性的想像？史上最古老的化石發現在非洲，那麼屬於地球上的“第一位女性”應該有著黑皮膚才是。當現代化開始發展最先進的科學及技術時，西方文化也曾依賴過中國文化，但是西方女性的外貌卻成為美麗的領導指標。

整個展覽的主角夏娃，是以全像影像的肖像形式展出，展覽中也包括了夏娃克隆手，看起來好像是人類廢棄的殘肢，令人震驚。讓我們再回想一下，夏娃的存在是因為男性先存在的結果，她是從亞當的一根肋骨製造出來的，在她生命裡的第一個小時，她是惡魔的化身。夏娃被指控企圖引誘無辜的亞當；林珮淳的性別哲學，也從她挑選了夏娃做為人工生物的主題而被披露。

藝術家將夏娃處理得像一個蛹，粘滑、等待蛻變成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她在聖經裡所描述的那樣，只是亞當的一根肋骨。她在誕生前是一個蛹嗎？那麼我們是否該再一次為夏娃沒有母親而感到懊悔？“夏娃克隆肖像”系列，對亞當和夏娃誕生的傳說，提出了是一個慧黠的引述，更隱含了夏娃在聖經被創造的過程中，所產生的性別歧視。

肖像

我們曾經說過需要一些關鍵詞來打開那扇“神奇的門”，讓我們能閱讀“夏娃克隆肖像”，如林珮淳以藝術為語彙而創造出來的文字。那麼我們必須提肖像這個名詞。

裝了框的夏娃圖像，透過全像影像的技術，使觀眾看到一位突變的西方女性，不但有高加索女性的特徵，而且還是以傳統的肖像表現手法來呈現。我們一直在思考，為什麼藝術家要選擇夏娃做為這一系列作品的主題，因為之前已經有類似主題的作品，將夏娃以一種蛹的的演化過程做為表現的手法。此刻，我們必須試著解答，為什麼她將這些夏娃的圖像，以傳統西方肖像的方式來表現。在西方藝術史的傳統上，裝框的肖像，為的是創作一件可以掛在牆上的藝術品。姑且不論希臘和羅馬的肖像，當時的畫像不是以裝框展覽或掛在牆上為目的，也不會有銷售或被貼上標價牌的作法。肖像成為一種藝術品項，是從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始。在西方的黑暗時代，由天主教教堂統治的期間，肖像被認為是種自傲的象徵。然而文藝術復興開始以後，社會開始改變，有新的思維與行為標準。隨著新變化，肖像成為新的藝術品項，開始蓬勃發展，並常用畫布來完成肖像作品，對模特兒而言，它也是某種真實的“複製”，而且可以讓顧客開心且驕傲地展示出畫像和自己有多麼相似：當時義大利士紳們, 這是這樣的顧客, 樂於讓那些大師們為他們創造肖像。這種寫實的表現方式，也是西方現代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質，從而發展科學與技術的多種可能性，使 “複製”的作品可以畫得更接近真實。肖像代表了人的自負、人文主義，以及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。由此，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假設，林珮淳選擇夏娃的肖像──周圍以透明壓克裝框──實際上是將這種在西方藝術傳統上被讚賞的繪畫形式，轉換成人類自以為是的一個同義字；將西方文藝復興與藝術科學和尖端科技結合。於是，林珮淳決定以肖像的形式，將夏娃框起來掛在牆上，雖然是引用了文藝復興的表現手法，但重點還是與現代的科學和技術發展相連結，無論後果如何，或是會將人類引導到何處。現在人工與機械合體、基因工程的實驗、人造物，正處於新的技術、科學以及社會轉變的開端。某些科學家和藝術家──如林珮淳──將他們關心的這樣議題，更加凸顯出來，且更具說服力。事實上林珮淳致力於將藝術與高科技結合，如她的夏娃克隆全像影像，即是在一個黑暗的展間裡以藝術形式，來表達她的議題。

夏娃克隆手

展覽的另一部份是夏娃克隆手──這些手被存放在不同的玻璃罐中；在燈光的照射下，看起來很真實，也很殘忍，像是人類身體的殘肢──使她的肖像系列又增加了第二個問號。奧古斯．羅丹(Auguste Rodin)是19世紀最著名的法國雕塑家，以白色大理石刻了一系列上帝之手，展現造物者在創作夏娃或亞當，將他們握在手上的過程。這些手非常漂亮，它創造了夏娃，或將這一對伊甸園的主人如珍寶般地捧在手上；可以讓我們聯想到林珮淳的創作。然而，羅丹的手和他的亞當與夏娃，都是相當感官的創作。林珮淳的創作與這些白色大理石的手十分不同，她選擇以像幽靈般的綠色的手來面對觀眾，她讓觀者立即聯想到它們是夏娃克隆手。在這些玻璃罐中沒有上帝，而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人造世界。

人造物

在討論本展的技術問題前，必須先強調在這個個展中“為什麼”以及“誰”是這些觀念的演員們，以及這個藝術展覽的標準。在夏娃克隆的高科技藝術語彙之外，首先應該先思考夏娃、肖像和複製、虛擬真實和人造物這些問題。觀眾也許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這些夏娃的人造皮膚上都有“666”的字樣，為什麼她們的肌理看來像金屬合成的質感，又帶點凶惡，而不像聖經裡傳統描述的那般，是人類的第一個母親，應該有著天使般的外表。

由3D全像影像製成的夏娃，從美麗變成恐怖的怪物。這些圖像會不會是一個引述？闡釋如果任意運用人造技術，而忽視了濫用它所可能造成的危險性？觀眾面對的不是夏娃的肖像，而是“複製夏娃”的肖像，而她們展現出來的是造作的顏色，人造的光彩及肌膚。夏娃儼然是個綜合金屬、塑膠、非人類的生物。

雖然這個展覽有意的選擇冗長的主題、尺寸和形狀明顯的畫布，這些藝術品──如同我們相信它已經自我證明──絕對不是陳腔濫調。林珮淳非常聰明，並有技巧地運用了語言創作的力量：矛盾修飾法(oxymoron)，如她在過去的藝術創作裡所展現的。矛盾修飾法在這個展覽裡，是對這些人造的虛擬雕像提出疑問。也許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國有一位名為沈括( Shen Kuo)的科學家，早在西方科技都還沒有發現以前，率先發現了光的幻覺，也就是攝影技術的鼻祖，暗箱(Camera Oscura)；暗箱也是攝影技術能發展起來的第一步，由於它的發明，因而才能造就捕捉光線反射的可能 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夏娃克隆肖像也是根植於攝影技術。

我並不確定那扇“神奇之門”有沒有為觀眾們打開，但我們必須留意藝術家在這個展覽中所運用的3D全像影像的技巧，使影像片裡的圖像，能神奇的隨著觀眾的移動而轉動的技術，確實創造了一個虛擬雕塑的魔術。畫框裡的夏娃克隆肖像，不但會轉動，而且也展示了她的背部，連手也會動。3D全像並非錄像，然而全像影像看起來卻比3D的影像更為真實。跨越全像影像的真實性，夏娃克隆肖像的裝置，我們已經討論過，以西方將畫布掛在牆上的傳統呈現；她這種以科技技術來質問科技的手法，巧妙地牽引出人類在面對自然時，那種自以為是的一種反諷觀點。人造漆的表面質感，意圖為這個複製的分身(clone)，創造一個生命的幻象。林珮淳選擇以西方肖像藝術的傳統，來表現她的夏娃克隆，應該最恰當不過的。她以這個藝術展覽的形式，來說明人類一直追求著危險的妄想，讓我們再一次經驗到她獨具意義的科技符號學。